賈子次詁

賈子卷弟八　內篇八

正定王耕心次識

退讓弟四十四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已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搆怨召禍之道也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敎子必每莫令人往

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說具以聞楚王聞之惄然醜以志自惛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旣不善胡足效哉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

簑國也惡得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㠯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得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弟四十五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旣定令殷之民投黴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㠯手黴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于其法敎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㠯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弗識弗

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匠規之民聞之者麇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𠧟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官人第四十六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智足以為礲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

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怠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怠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

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㠯身先焉取大臣之禮㠯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㠯令至焉取廝役之禮㠯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竝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㠯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㠯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

是目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弟四十七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優而弗省耳夫旨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黱黑揄鈇䩺雜芷若望風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僤養心而顧一視之今旨二

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趎醜聖道之亡乎已故步陟山川坌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褻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趎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弟四十八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縣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亹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㠯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

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問

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孼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省恤人謂之惠反惠爲困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爲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嫚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趽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淸爲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㠯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㠯已量人謂

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污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懜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盭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阸包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憔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

反節爲靡僶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爲怠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智反智爲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咼謂之順反順爲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辦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軟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惔謂之敢反敢

爲撩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校詁八

退讓弟四十四舊弟同

冓怨召禍盧本作講怨分禍別本作構怨召禍丁先生訂如文是也今改正愚按冓乃結構之本文構爲重文講屬通假亦形近之誤

每莫盧本作誨莫新序作每暮是也今訂如文呂莫爲[illegible]字本文也

行瓜愚按行讀去聲巡行也

皆已灌盧本皆作此新序如文是也今改正

怒然盧本怒作怨新序如文是也今改正

上者至乃至盧本上上上有上字休下有而字至下有其上字丁先生訂如文是也今刪正

惡得此臺

也盧本得作見俞氏曰爲㝵字之誤是也今改如文㝵古文得字

君道第四十五舊弟同

經之營之盧本鈌丁先生曰此文悉本孟子應獨鈌此句實脫文是也今補正

不令匠規之盧本匠規作近境譚本四字作今近規之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說見諸子平議

麇褁盧本作褁糧譚本作麕褁愚按麕說文作麇正文也後世作麕俗文也今改正如文譚本是也麇羣也褁褁糧也言衆皆褁糧而至庶民子來之義也

官人第四十六舊弟同

不倦盧氏曰倦與作同

睚眦愚按此謂視睚眦爲進退

勸學第四十七舊弟同

鄰里之閭盧氏曰閭名譽也讀問

覽徇盧氏曰覽裕徇通也

黱黑盧氏曰黱黛本字

佻志盧氏曰佻與姚同美好貌

愚惑之智盧氏曰智字譌

南榮跦盧氏曰莊子作趎跦趎同淮南子作幬

亡乎已盧本亡作忘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

坌冒盧氏曰坌塵坌也別本作蚉蚉冒乃梵先君名此非也

不避盧氏曰避讓也

道術第四十八

書弟同鏡義而居盧本義作儀渾本如文是也今改正鏡義而居謂㠯此義爲立身之具如下所陳者是也兪氏讀儀爲俄㠯俄爲衺迂曲旁鶩幾成踁罔非也反友爲虐盧本虐作䖏別本如文當矣今改正兪氏別有說非反端爲跡盧氏曰何云當作今案跡亦有曲義跋反

行爲汙兪說服虔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洿三蒼曰停水曰洿是汙爲停積之水故反行爲汙

也反義爲僇盧氏曰僇與慒同反調爲盭盧氏曰盭戾同別本卽作戾反

寬爲陒盧氏曰陒隘同欣懤盧氏曰懤字無考當是和悅意謂之熅盧氏曰熅當謂蘊藉也一云烟熅亦和意廣較自斂盧氏曰建本作軷別本作斂皆未詳偭勉就善

盧本有脫文晉校改如文差勝無字爾今據補反戒爲傲盧氏曰此傲當與警同放也與前反悌爲傲異謂之智盧本作知丁先生訶如文是也今改正智正文知通假也窕察盧氏曰窕音窱窕察深察也

行歸至之順盧本咼作過兪氏曰當作和古書和字或㠯咼爲之淮南

*子說山篇曰咼氏之璧高誘注曰咼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本作咼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愚按俞說是也今改正*反察爲旄*盧氏曰與耄同潭本作眊*反嚴爲輾*愚按輾音訓無考或本作輭亦非*遂悏*盧氏曰悏或鋏字之譌鋏者鋒銳與敢義近悏疑非也*

賈子卷弟八竟

正定通恵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椅舍

賈子卷弟九　內篇九

正定王耕心次詁

六術弟四十九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序所生之內是㠯陰陽天地人盡㠯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流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㠯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與樂與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

行則亦可㠯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
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
乃知所從事是㠯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㠯之
爲訓道人之情㠯之爲眞是故內本六法外體六行
㠯興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㠯爲大義謂之六
埶令人緣之㠯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
合六法埶之所㠯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
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埶本也他事亦皆㠯六爲
度聲音之道㠯六爲首㠯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
十二月分而爲陰陽陰陽各六月是㠯聲音之器十

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㠯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㠯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

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
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
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㠯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
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㠯其次上下更
居三廟㠯別親疏有制喪服稱親疏㠯爲重輕親者
重疏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
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㠯禁亂也數
度之道㠯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數度之始
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㠯爲度

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㠯爲天下事用也事之㠯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㠯效事之盡㠯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第五十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象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㠯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謂之德湛而潤

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櫟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
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㠯道德
生理通之㠯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畢
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㠯曉神生變而通之㠯化明
生識而通之㠯智命生形而通之㠯定德有六美何
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
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
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
六美德之所㠯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
者法也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

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箸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箸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㠯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㠯道之神模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㠯能見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㠯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

觀之目足吕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吕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脈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吕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吕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夫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吕發動變化而爲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吕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吕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

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曰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濼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濼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曰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智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智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曰智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曰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

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𠀤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載於物形故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𠀤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𠀤生謂之德德之有也𠀤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𠀤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

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道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箸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㠯箸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箸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㠯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

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㠯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㠯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㠯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㠯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㠯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㠯審察之㠯轉相告是故弟

子隨師而問博學㠯達其智而明其辭㠯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玉者眞德象也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是㠯舉玉㠯論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大政上弟五十一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㠯爲本君㠯爲本吏㠯爲本故國㠯民爲安危君㠯民爲威侮吏㠯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㠯爲命君㠯爲命吏㠯爲命故國㠯民爲存亡君㠯民爲盲明吏㠯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

爲命也鬬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㠯爲功君㠯爲功吏㠯爲功國㠯民爲興壞君㠯民爲彊弱吏㠯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鬬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力也故國㠯爲力君㠯爲力吏㠯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㠯存矣率民而攻而民不欲得則莫能㠯得矣率民而戰而民不欲勝則莫能㠯勝矣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

福也非卒在天也必在士民也烏虖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烏虖戒之戒之行之善也卒㠯爲福已矣行之惡也卒㠯爲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讐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醜也烏虖戒之戒之豈其㠯狂與惑自爲

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愼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寍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己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愼焉故古之立刑也㠯禁不肖㠯起怠惰之民也是㠯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㠯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愼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

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㠯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惟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㠯富樂民爲功㠯貧苦民爲罪故君㠯知賢爲明吏㠯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烏虖戒之哉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
故夫言與行者智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㠯智
者慎言慎行㠯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㠯爲身菑故
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
烏虖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
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
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
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
之後民㠯相罵也㠯此觀之則位不足㠯爲尊而號
不足㠯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

也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
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
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
曰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
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
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
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
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虖戒之哉
戒之哉與民為敵者未有勝之者也君能為善則吏
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

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烏虖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卒之㠯道然後士民道也卒之㠯義然後士民義也卒之㠯忠然後士民忠也卒之㠯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其爲政也其如形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烏虖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是㠯聖王而君子虖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㠯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

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𠃍爲太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𠃍爲太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其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烏虖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弟五十二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㠯慈民簡泄不可㠯得士故欲㠯刑罰慈民辟其猶㠯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欲㠯簡泄得士辟其猶㠯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

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盜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愼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烏虖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不得聖王則弗起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

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畱也故求士而不吕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吕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吕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吕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畱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吕桀之亂氓爲治武王吕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吕明君之於政也愼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

失之者吏也民之善者吏之功也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謂也夫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

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

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愼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㠯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㠯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㠯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㠯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㠯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㠯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

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
仕而能㠯試矣聖王選舉也㠯爲表也問之然後知
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㠯事然後知其信故古
聖王君子不素距人㠯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在諸大
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
與故察明者賢虖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
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
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僻也
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
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

侯者無𠮷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𠮷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譏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與矣𢁉虖人耳人耳諸侯卽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食食千人而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道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

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屬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烏虖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弟五十三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劇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

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㠯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㠯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㠯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㠯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帝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

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吕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
恕而後行是㠯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
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
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
隱不逮彊於行而菑於志率㠯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㠯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
㠯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㠯使吾下故見謂
仁焉是㠯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
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㠯敬也吾得之
㠯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惟㠯敬者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國其士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吕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吕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吕寡人爲驕虐朔日視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吕寡人爲汏虐其閒寡人之驕之汏而不吕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

我弗能勸也故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道之九路灑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㠯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㠯小見而不可㠯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庳得不肖

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庳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㠯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也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㠯明王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㠯數取之爲明㠯數行

之爲章㠯數施之萬姓爲臧是故求道者不㠯目而
㠯心取道者不㠯手而㠯耳致道者㠯言入道者㠯
忠積道者㠯信樹道者㠯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
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安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
不可㠯虛成也顯榮不可㠯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
吏愛民㠯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弟五十四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㠯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

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鬻子曰唯疑攻守而戰虖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政曰和可㠯守而嚴可㠯守而

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㠯攻而嚴可㠯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㠯戰而嚴可㠯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天地之闢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惟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虖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虖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

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㠯道而興之㠯敬然後能㠯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㠯政而興之㠯義然後能㠯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㠯約而諭之㠯信然後能㠯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㠯和而諭之㠯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曰受命矣師尙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叢叢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使之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

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㠯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親㠯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子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㠯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鬻子對曰唯疑請㠯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鬻子對曰唯疑請㠯

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㠯為異鬻子對曰唯疑請㠯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

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虖鬻子曰唯疑請
昌上世之政詔於君主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
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不私
相殺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
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
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
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
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
天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
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

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

成王曰受命矣

校詁九

六術第四十九舊弟同

六理至生也俞氏曰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興至之術盧本興作取與之與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

陰陽各六月盧本無陰陽二字漳本有是也今補正

聲之術盧氏曰聲之術漳本作六術

是故至

更居俞氏曰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慎埶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即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

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其說畧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說之善

大紅細紅

盧氏曰即大功小功也

度出於小

盧本小作居俞氏曰此本作小言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正度出於小之證愚按俞說是也今改正

道德說弟五十

舊弟同

德生至肰也

舊本上畢字如文盧本改作華下畢字盧本舊本皆作理俞氏曰盧校改畢作華說呂周肓形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絶句九誤據下文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呂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絶句明矣理離狀郎畢離狀蓋誤作里又誤作理耳愚按俞說是也今據改正如文下文畢離狀文亦并校改惟畢離狀句終不可曉殆謂六理分別之肰也

分元而爲目

盧本元作先王讃本如文是也今改正元元氣也

夫變者

盧本夫作未俞氏討如文是也

今改正

道冰

盧氏曰冰古凝字

指奏

盧氏曰奏疑與湊音義同

察人至弗循

盧本上循字作精俞氏訂如文讀察人至弗循十字
爲句是也今改正下文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
亦十一字爲句盧本
訂至不字句絶亦非
欲吕佐成福
盧本欲字下有明
其指至此之志者
也十九字句內妄竄且複上文
大謬王讀本無是也今删正
大政上弟五十一
舊
弟
同
吏吕爲力
俞說下有缺文是
也今無從校補矣
接敵至走去
盧本脫
二字別
本如文是
也今補正
非萃在天
盧本萃作粹王讀本如文
是也今改正下二萃仿此
君子
之醜也
盧本醜作愧注謂當作醜是已
賈子文例吕恥爲醜也今改正
附之去已
盧
氏
日已音吕
語辭下同
吕道紀之
盧本紀作弼建本
如文是也今改正
衰之數也
盧
本
之作也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又
讀數爲速據禮記曾子問鄭氏說也
不可敵也
盧本
敵作
適與下文異形近
之誤也今改正
未有至者也
盧本作民必勝之譚
本如文是也今改正
其爲至景矣
盧本無其爲政也其如形七字俞氏言
下有脫文丁先生增訂如文是也今補

正侁侁然盧氏曰侁侁輕便之貌啍啍然盧氏曰啍啍壯健之貌大政下
弟五十二舊弟同怵身盧氏說怵同訹誘也信道至必空愚按信道不爲
知而不能行也俞氏疑當作倍殊謬倍道乃下文所謂離道此猶未也闇飾盧氏曰闇飾猶闇修
故苟至謂也盧本謂作政俞氏如文是也今改正訂萌之爲言盧氏曰萌與氓
同材也盧氏曰材別本作杖同驚子選吏焉盧氏曰選驚子作撰選卿相焉
盧氏曰驚子作撰卿相矣夫民至本也盧氏曰驚子作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
出爲卿相者侯之本也行政之綱盧本行下無政字俞氏訂如文是也今稍正曰此
爲明也盧本明下有察字俞氏謂察字當屬下句是也今刪正察國至大夫盧本
察字屬上句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據移正在上盧本有政字舊校本無俞仍盧本非也今刪大上盧本有
侯字俞氏曰爲衍文是也亦刪此與下文皆四字爲句俞仍衍政字且別有說非也察士至與

徒盧本察士作士察俞氏訂如文是也今移正謂之其府盧氏曰出於腑腑也盧本此下復有故愛人之道五字注以爲衍文是也今刪而政至君也愚按此與下文政有命及故政謂此諸政字皆指古政典而言即聞之於政與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之政也命被以此名也政有命謂古政典有此垂戒之言如國無君國無吏諸目也俞氏失考直以政爲語辭疏矣君之至道也盧本道作考別本作道是也今改正

修政語上第五十三

舊同弟而不劉盧本劉作謂愚按俞說謂當作劉是也說文劉滅也音尊上祖本切从言乃形近之誤今改正俞別有說非故播至亡者盧本亡作忘俞氏謂當作亡是也今改正亡絕也學黃至常之盧本常作賞鬻子如文是也今改正常者天不變道亦不變也俞別有說非身專其美矣愚按盧本此下有故上緣黃帝之道至亦平矣二十五字俞氏據困學紀聞所引無以爲衍文非也紀聞以與上文複故節去鬻子本書仍有此文非衍可知今仍原文而化富盧氏曰說苑富

作廣而後行盧氏曰說苑行作教訓及盧氏曰訓與馴同蕃於志盧氏曰蕃讀植立也故吾取之盧本吾下有詳字俞氏曰爲不當有是也今刪正一皆知其國盧本無國字句下並脫其士萬人吕下十字注吕爲當如文是也今補正環河盧本環作鬟別本加文是也今改正道之九路盧氏曰說苑作通於九派灑五湖盧氏曰灑與釃同疏也是吕明王盧本作故吕是明上說苑君道篇如文是也今改正必自也盧氏曰說苑自也皆作自他誤又衍二句施之至爲臧盧本臧作藏注曰舊校改作臧愚按臧善也吕道施萬姓所謂兼善天下也作誠是已今改正治安之政盧本政作故注謂當作政是也今改正下治安顯榮盧本無安字注謂當有是也今補正

修政語下弟五十四舊弟同

鬻子盧本鬻皆作粥漢書藝文志鬻子本書皆如文愚按說文有鬻無粥此皆从遐假作粥非也今改正如文下文皆仿此

文王曰盧本文上有周字別本多有丁先生據雷氏學淇本訂篇首諸章皆

有周字章內惟作文王武王等其書法與經典及別本同是也今刪正下皆仿此攻守至同器盧本戰作勝俞氏訂如文是也詳見諸子平議今改正自天地之闢盧本句上有自古而至於今六字注已爲衍文今刪正闢盧作辟句下有也至字丁先生訂如文亦無也字是也今改正壙壙盧氏曰壙與曠同叢叢盧本作蕞愚按叢屬正文今改正年二十歲盧氏曰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十二即位及周公歸政成王年二十二歲此處建本作二十或略舉歸政之年或是十二之訛潭本別本竝作六歲非也與子修道盧本子作帝或本作子是也今改正等其志矣俞氏說禮記鄭注曰等差也等其志謂其志有等差也非齊等之謂相關盧本關下有關字丁先生曰衍文是也今刪正

賈子卷弟九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弟十　內篇十

正定王耕心次詁

禮容語上闕文弟五十五

禮容語下弟五十六

晉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虖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㠯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㠯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

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於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覿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㠯爲臣周其復興虖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㠯無私重之㠯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㠯爲卿佐其有不

與虖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
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寍也
億也命者制度也基者經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
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
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
承嗣仁㠯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㠯
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
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
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絫九
譯而請朝致貢職㠯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

天地調和神明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
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目安
天下目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目佐周室吾故
曰周其復興虖故周平王既崩目後周室稍稍衰弱
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與
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
犯郤犨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
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
虖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

天道意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
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吕正
體足吕從之是吕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
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
何吕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
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
吕知德矣視遠曰絶其義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
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吕處義足吕踐德口吕庇
信耳吕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
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吕云夫郤氏晉之

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㠯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訏郤季伐犯則凌人訏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㠯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㠯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虖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

乘之鳥虖戒之哉

胎教弟五十七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吕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吕其母鳥虖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吕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宰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縣弧之禮儀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木春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木夏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

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㠯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㠯棘棘者西方之木秋也其牲㠯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㠯棗棗者北方之木冬也其牲㠯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縣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縣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㠯養恩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

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姙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㠯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昔禹㠯夏王而桀㠯夏亡湯㠯殷王而紂㠯殷亡闔閭㠯吳戰勝無敵而夫差㠯之見禽於越文公㠯晉霸而厲公㠯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㠯齊彊於天下

而簡公㠯殺於檀臺穆公㠯秦顯名尊號而二世㠯
刼於望夷之宮其所㠯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
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
王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刀而身死不
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
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
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
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
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㠯國不務大而

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
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格之刑而殷民從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塚而吳
人服㠯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
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
而趨之何㠯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㠯
爲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
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
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㠯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
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

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

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
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
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㠯能信意至於此者由
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顯昌
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㠯照
形也往古所㠯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㠯危亡不務
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
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虖其弗失
可知矣

立後義弟五十八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閒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帝執禮稱辟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㠯告太祝太祝㠯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㠯告太宰太宰㠯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㠯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埶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

而不干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㠯智求
不可㠯力爭也今㠯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
恣父之所㠯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
之紀使天下之俗失所尊敬而不讓其道莫徑於此
疾死置後㠯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
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爲人臣而放
其君爲人下而伐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㠯有天
下者㠯爲天下開利除害㠯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
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

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至秦爲不道㠯彊凌弱衆暴寡智欺愚士卒罷敝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㠯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㠯施於後世故天下猶行敝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㠯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敬爲書㠯詔之所㠯聞於後世也

校詁十

禮容語上闕文弟五十五 舊弟同

禮容語下弟五十六 舊弟同

叔孫昭子 盧本無子字注曰嘗有是也今補正 爲今茲 盧氏曰今茲今年也

同視禮而從 盧本視作是兪氏曰是當爲視古書或假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揚倞注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愚按兪說是已今據國語改正作視正文具在是無取通假也

事莫若咨 盧本咨作資別本如文與國語同是也今改正下仿此

器無彤鏤 盧氏曰別本作雕鏤國語作彤鏤

身恭除潔 盧氏曰國語恭作聳

外內肅給 盧氏曰國語肅作齊

稱上而差 盧氏曰國語作放上而動

不侈 盧氏曰國語作殺雜也

宥諡 盧氏曰案國語宥寬也諡盜也此下全同

不命者至經也 盧本制度作制令經也下有執也二字兪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執

也俞以爲衍文今刪說見諸子平議文王武王也盧本無也字丁先生曰案文當有蓋脫文是也今補正郤錡盧本郤作郤左傳如文說文有郤無郤是也今改正其語訏盧氏曰說文訏詭譌也國語作迂意人故也盧氏曰意與抑同國語作抑諸史盧氏曰諸史潭本作瞽史國語同吾是以云盧氏曰潭本作吾是以知其亡齊國子盧本子上有武字愚按武實衍文今刪正胎教弟五十七舊弟同素成盧氏曰目下之辭娶

娶嫁女盧本娶作婚注大戴禮保傅篇作娶是也今改正青史氏盧說何氏曰漢志有青史子五十三篇婁室盧氏曰大戴禮作宴室太宰持斗盧本如文大戴禮保傅篇斗作升愚按斗乃有柄之器故以荷言蓋北方爵勺之屬俞氏疑當作豆非也今仍原文撫樂盧氏曰大戴禮作縕琵不敢以待盧本待作侍潭本大戴禮皆如文是也今改正縣弧之

禮儀盧本儀作義注讀爲儀愚按義乃古文儀字然經典禮儀字皆从人說文亦同所以示別也今

訂从正文㠯合諸經儀自爲一句目下之辭也
東方之木
盧本木作艸下作春木也丁先生曰作雷氏本作東方之木春也蓋㠯艸爲衍㠯木爲倒下文㭉棘諸節皆視之此愚按先生之說是也今改正下仿此蓋艸木無別決非賈子原文也
正之至子也
盧本無字下有差臣領三字無臣之子也下有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注㠯爲衍誤難考俞氏訂如文且爲說曰此謂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是也詳見諸子平議愚按俞說近是今據改如文、
周后妃
盧本后妃倒置大戴禮如文是也今改正
不差
盧氏曰差與踐同
不詈
盧本詈作罵大戴禮如文是也今改正
王左右
盧本王作主大戴禮如文是也今改正
威王至檀臺
盧氏曰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古人多不拘大戴禮亦同俞氏曰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威彊而後簡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禮記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㠯齊彊於天下而滑王㠯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一律或賈子原文也愚按諸子之文惟㠯發明義理爲主不㠯考證爲工盧氏所謂不拘是也此文乃

賈子之偶誤劉氏覺其誤而改之耳今仍原文不欲遽以劉氏之文爲賈子之文也

削地復得盧本無得字別本有與大戴禮同是也今補正

昭王反復盧本作復反建潭本如文大戴禮同是也今改正

陳單盧氏曰即田單也

炮格盧本格作烙校本史記如文是也今改正炮格如後世架格之格乃置銅格於火上而使人行格上滑而墮即爲火所燔也格蓋象窗格特平置火上爾後世書不達其義多作炮格雖俗本史記亦然非也

越王至舊塚盧說亦見說苑越王謂句踐也

無恆治之民盧本恆作宜俞氏據說苑尊賢篇訂作恆是也今改正

立後義

弟五十八舊弟同

世子至者參盧氏說參與三同下仿此

干爲世子盧本干作姦王謨同愚按干犯干求皆以干爲正文說文奸犯婬也左傳多以爲干犯字亦通假非正文也此文盧王皆作姦殊謬或奸字之譌今改正如文不欲復从通假也

比使盧氏曰比語辭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本書比物此志也皆同建潭本作此非今從別本

使天至不讓盧本

所作明俞氏說俗字絕句明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爲句盧本於失字絕句非解亦未安愚按俞說是也今改正 **莫徑於此** 盧本徑作經注曰爲當如文是也今改正 **王宮國君室** 盧氏曰書大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此文所本丁先生曰諱邦爲國漢人之辭此貭賈子之原文也 **湯放至伐紂** 盧本湯上有殷字伐作弒王謨本作伐丁先生曰武王無周字湯上不當有殷字以武王爲弒紂既侮古聖亦非事實吾意紂如不自斃武王亦惟以紂湯之所以處桀者處之耳聖人之志惟欲使虐民之人不居君位而已決不以殺戮爲快也今从孟子及王本訂如文下文爲人下句放此愚按先生說是也今改正 **至秦爲不道** 盧本作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注曰十字潭本作至秦爲無道五字愚按潭本是也今改正 **以施於後世** 盧本作而施之於後世也丁先生據雷校本訂如文是也今改正 **馴其時** 盧氏曰馴猶順也 **故儆至詔之** 盧本作故拘爲書使結之也丁先生訂如文其說曰此章蓋述經世之綱及昔賢不得已立言之意所以自况也拘

結皆形近之譌使聲近之誤也爲衍文雖呂意定殆得其實若苟仍舊文決不可通矣愚按先生說是也今改正

賈子卷第十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